

# 高等教育

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編著

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編著

# 高等教育

偉文圖書出版社有限公司 印行

版權所有 / 不准翻印

## 高等教育

主 編：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編輯小組

發行人：洪 清 泉

臺北市承德路五〇九巷六號二樓

電 話：五九一三五五七

發行所：偉文圖書出版社有限公司

臺北市新生北路三段六十一號

信 箱：臺北第六八～九八一號

電 話：五九四一一一六～八號

郵 掛：第一〇四〇四三號

印刷所：九九印刷公司

地 址：臺北市西昌街一一三號

電 話：三八一五七四六

基本定價

精裝 伍圓陸角

平裝 肆圓柒角

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五三號

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六月初版

Published by Wei Wen Books & Publishing Co., Ltd.

P. O. Box 68-981 Taipei, Taiwan, R. O. C.

Tel: 5941116-8

## 序

教育為立國之大本，而教育學術研究則為教育設施之南針。本所於民國四十四年創立之初，即本「研究」和「教育」的雙重任務，一方面教導一般研究生，使他們對於「教育事實」、「教育現象」、「教育問題」的發現或發生，有一種正確的瞭解或看法，藉以養成獨立從事教育研究工作的能力；另方面致力於教育問題的探討以及教育學術的研究，期能在理論上推陳出新，有所建樹。由於本所教授治學嚴謹，授業者循循善誘，學子因而好學不倦，研習不懈。故自創所以還，歷經二十四寒暑，尚有成果，舉凡教育思想、教育心理學、教育行政、與乎教育社會學諸領域，論著皆多。加以本所向本「學術服務社會」之宗旨，迭承行政院有關單位暨各級教育行政機關之贊助或委託，進行各項教育專題研究，以協助解決教育實際問題，乃使本所對教育實際有貢獻之機會。

本所師生之研究成果，除接受行政機關贊助或委託，提交行政機關印送有關單位參考者外，其餘無論為教授之專論或研究生之學位論文，概皆散見於本所各輯集刊，或由作者自行刊印收藏，是以外界人士參閱十分不便。本所有鑑於此，早有出版專輯之議，惟碍於經費短絀，故遲未付諸實現。偉文圖書公司有意貢獻於國家文化建設，斥資出版，以期有助於教育學術之發展，乃由本所師生組成編輯小組，將歷年之論著，按其性質，分門別類加以整理。在編輯過程中，偉文圖書公司須顧及發行之因

難，不得不縮節篇幅，經選錄論著共七十八篇，都二百八十三萬言，輯為八冊，名為「教育研究專輯」，然終難免遺珠之憾。

教育研究專輯內含教育原理、中國教育思想、西洋教育思想、教育心理學、教育社會學、教育行政、高等教育及特殊教育八冊，各冊皆有其獨特之內容與意義。「教育原理」一冊在析論教育的本質、教育學的研究方法、以及各種教育理論，如人性論、價值論、自我論等，值得教育工作者參考。「中國教育思想」一冊在論述歷代中國賢哲之教育思想，上溯孟荀，下迄蔡元培、梁啟超，共十大家，而以「學庸」中所見之教育準則和情懷貫串思想之脈絡。「西洋教育思想」一冊在分述西洋的主要教育思潮，包涵人文主義之教育思想、西歐活動學校之教育思潮、及柯門紐斯（J. A. Comenius）、福祿貝爾（F. W. A. Froebel）等教育家之主張，並將當代美國進步主義與精神主義教育思潮作詳盡之比較。因所論均本諸原著，並參考有關評論，故不僅內容豐富，而且客觀確切。「教育心理學」一冊係以當代教育心理學內涵之闡述及其應用為主，舉凡自我理論、角色理論、人格結構、認知型式、以及學習動機等，皆有所探討，並以實徵性之研究結果，說明理論的實用意義，可供教學的參考。「教育社會學」一冊在闡述此一學科之主要內容，並提出我國教育社會學研究應有的方向，同時論列在社會變遷中，教育的政策、形式、內容、組織、方法宜如何作有效的調適，以發揮教育的功能等。「教育行政」一冊兼重理論之闡述與實際之應用，故凡領導理論、決定理論、投資理論、教育計劃等，皆可供教育行政人員參考應用。「高等教育」一冊係針對我國高等教育之種種問題，藉社會學之

分析，並參酌英法兩國大學教育之發展現況，提出改革因應的途徑，所論皆有學理依據，可作為探討高等教育的參考資料。「特殊教育」一冊包涵才賦優異及智能不足兒童之教育理論及技術，不僅詳述教育治療之策略及學習問題之診斷方法，同時對於特殊兒童之心理特質，亦作調查分析，有助於特殊教育之研究發展。

教育研究不是閉門造車的過程，教育研究的成果亦非象牙塔裏的珍藏。「教育研究專輯」的出版，將使社會大眾分享本所師生平日研究的心得，本所亦可藉之獲得社會的鞭策與鼓勵，從事更多的教育研究，提供更多的學術服務。值茲專輯付梓之際，除向偉文圖書公司暨專輯之作者深致敬意與謝忱外，謹將編輯之緣起與內容，作簡略之說明。

###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編輯小組

六十八年二月二十日

# 目錄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大學教育之重建·····        | 賈馥茗····· | 一   |
| 法國大學教育的危機·····      | 郭爲藩····· | 六一  |
| 我國大學教育的社會學分析·····   | 林清江····· | 九五  |
| 英國師範教育的發展趨勢·····    | 陳奎憲····· | 一二七 |
| 我國大學教育革新途徑之研究·····  | 林生傳····· | 一八五 |
| 我國大學生次級文化之調查分析····· | 吳幼妃····· | 四〇一 |

# 大學教育之重建

賈馥茗

## 壹、導言

教育之發展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，在數量上達到史無前例的龐大狀況，無論所謂先進或正在開發中的國家，一致的以發展教育事業爲主要政策之一。其原因是經過兩次世界大戰之後，從戰爭的經驗中和國際間的競爭上，執政者覺悟到教育是提高國民程度的工具，而國民的教育程度越高，發展國家經濟，提高本國之國際地位的希望也越大，所以不但努力延長義務教育年限，並大量增加大學的入學人數。美國是這種趨勢的領先國，一所大學之中，動輒擁有數萬學生的學校極爲常見，其他國家，也正倣效美國，大學也呈現大量教育（mass education）的趨勢。

在教育系統中，大學劃入高等教育階段。大學教育發達，象徵教育程度之深且廣，是人類文化進步的現象，實足欣慰。若其爲符合人類理想的發展，行見人類社會更爲進步，人類文化愈益提高，受教育者固得發展其人性，使人爲萬物之靈的崇高地位益形鞏固，即少數未得身受此種榮寵者，也能沾濡受過高等教育者的惠澤，不失其人性，以從事人的生活。然而若大量發展的事業有疏失之處，則介

入其中者人數愈多，爲其所波及的人數也愈衆，其後果之嚴重性也愈大。

就大學教育而言，無論數量的發展如何值得稱道，其中却不無問題存在。有些問題普遍的存於世界各國的大學中，是全球性的問題，對全人類具有威脅性，以美國爲代表，一九六四年高等教育協會第十九屆年會以大學本科教育爲主，列舉當前的問題有通才教育、學生暴亂、教學、課程、及教育機構等項<sup>①</sup>。其中多數問題，與世界各國大學教育中所遭遇的問題相同，故而有若干教育家有所覺醒，起而探討大學教育的得失，呼籲從事教育者的注意，縱觀我國大學教育之發展，正方興未艾，如於此時以已存在之事實爲殷鑑，預先考慮，以期免蹈覆轍，且可躋於爲世界先之地步。

## 貳、當前大學教育中的問題

當前大學教育中的問題雖多，然追源溯本，要由於若干基本問題未曾確定，或早經忽視有以促成，若大學生之暴亂問題，若科目與教學及研究問題，通才及專才教育問題，若教育與經濟政治之相互干擾問題等，倘僅從問題表面求解答，不但無法得到答案，甚或愈益增加問題之困擾性，但若從基本處着眼，則此等問題，乃屬教育之性質，教育之目的，及教育之價值等方面，從此等方面探討，當可見問題之所由生以及問題之嚴重性。

### 一、人性教育之忽視

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，國際間的工業發展競爭日趨激烈，加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，科學發展成爲開發國家財富與增強國勢的利器，使科學與工學的地位超出其他學術之上。由於科學研究的成果與工業產品之精良，使人類物質生活大量提高，而應用機器操作以代替人力，亦使勞力工作大爲減少。此種事實，促使科學研究與機器製造之興趣日益濃厚。生於工業發達國家之國民，不僅因民生富裕而使大多數人食有魚、出有車，更因機器應用之普遍而使日常生活活動如炊食洗滌等，亦率皆出諸「彈指」之微，一觸電紐，即可等待工作之完成。科學與工業對人類之貢獻，使人無須勞筋骨、極體力，而得安適生活，當是人類所衷心企盼者，然而機器戰勝人工之結果，穆福法（Lewis Mumford）在其「知識之機動」一文中<sup>②</sup>，引英國諷刺家巴特洛（Samuel Butler）之預言說以機器代替人工，尙不僅使人類將生活寄入於機動系統中而已，機器將承擔人類更多的屬性，逐漸變成自動、自律、與自引，而人類却因其荒謬的溫馴性，竟使自己屈服於機器的限制之下。總之，即是人與機器正互換身份，機器變成了人——雖然是部分的——巍乎其巨，人却變成了機器——或機器的殘餘部分——渺乎其小。

穆氏以爲今日科學之成就，使早期人類寄於神仙故事中之夢想成爲事實，爲享受此等成果，人必須依從此機動系統，忠實地消耗機器產物，馴服地接受其數量價值，不再要求人類的要素，甚至放棄人類生活——因爲這正是機動性的主要產物；而且不僅如此，若根究現代科學的基本觀念，遠在十七世紀卽已將「人類」、「價值」、「目的」、與「結果」除外，視爲與任何數量衡量法（method of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）及統計預斷（statistical prediction）無關的文詞。於是穆氏進

而指出此種情況，成爲今日教育中的基本問題。我們應該將機動歷程擴張至生活的每一部門，以知識之機動做更迅速的進展，抑或應該發展被壓抑和被擯棄的完整的人格？我們應該恢復人類在歷史劇中演員與指導的中心地位，抑或將其棄之於側，使其先爲機動控制系統之動作者，終至成爲現代劇中，沒有佈景，沒有責任的高等計數器？如果我們不能迅速的解決這個問題，我們不久就會發現最後所謂之機動將是「機動的人」（Automatic Man）。穆氏終至說：「目前我們的高等教育，完全集中於科學真理的無限生產上，絕對無法解決當前的嚴重問題，即是無法解決更大的機動系統中的一個問題。」

賀欽斯在其「學習會社」（The Learning Society）一書中論工業國家的特殊教育有云：「在工業先進國家中，最實際的教育是最富理論性的一種，由此這些國家的教育系統可說其目的在於了解，而了解有助於力量和繁榮，然而以力量與繁榮爲目的將不能達到理論的願望，亦無法獲致了解。從其他國家來考驗，教育的效果是間接的，心靈不是容器，資料（information）也不是教育。教育是教授資料以外的東西，但已爲人所忘却。觀念、方法、和心靈習慣等放射性儲積被除於教育之外。至少在工業先進國家中，希望以特殊教學而產生力量與繁榮，和希望靠各級婚姻科目以減低離婚率一樣幼稚。」

賀氏又說「當前最流行的一個假定，是以爲教育是走上國家發展的康莊大道，致力於大學及學校的建立必然形成工業化與繁榮，如果特別強調科學與工學，則更能產生此種結果。通常教育所重視的目

的不是增進了解或提高智慧程度，也不是因使人應用腦力而成為人，乃是經濟的成長。」<sup>④</sup>賀氏曾申明教育的意義是獲致了解，並無實際的目的，並引柯美紐斯的話說：

「以人為可教的動物是無可疵議的界說，只有藉適當的教育，人才可能成為人。……我所說的教育指一切適合於人的而言，且是每個人所應該得到的。」

首先我們希望每個人都應該因教育而成為真實的人類；不僅指一個人、少數人、甚至多數人，而是所有的人，無論老少、貧富、貴賤、男女——只要生而為人，便可接受人的教育，使教育普及於整个人類。

其次我們希望每個人都要受到充分的教育，不限於一方面、少數方面，也不是多方面，而是全部能完成人性的教育。」

於是賀氏就此定義而判斷過去與當前的教育系統以及教育目的，頗有「不近人情」(inhuman)、「不合人性」(nonhuman)、和「違反人類」(antihuman)之處。<sup>⑤</sup>

賀氏指出由於此等教育的結果，在一九六〇年後，大學生變成擾攘不安，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進了大學，不知道應該做些什麼，也不知道大學究係何物。其中大多數以為大學可使獲得社會地位或理想的工作，却不知社會區分的真義。<sup>⑥</sup>

目前教育最大的危機，是人性教育遭受忽視，也就是不曾以柯美紐斯之「人」的教育為出發點。教育所重視的是數量，而數量是有形物質的衡量。至於人性，即使可用數量表示，但因所表示的是抽

象的質素，難以確切的判斷。而且這類抽象的質素，雖能靠教育之功而培養陶冶，却曠日持久，其歷程至少爲幼稚期的全部階段，即爲達到成熟年齡之二十年；待教育之效果表現於行爲時，已是二十年後，受教育者已經脫離學校，學校很少將學生日後成就列入評鑑項目中，甚至沒有幾個學校將其畢業生終身對社會的貢獻予以詳細調查。於是若果眞從這一方面來評鑑學校教育的成敗，學校將無功可表，也將無法向社會交待。最切實而迅速的辦法，是從可計算的表面數量着手，諸如校舍添建的數量，畢業人數的統計，升學比例的推算等，有事實爲證，使批評者雖欲瑕疵之，亦無所憑藉。

大學教育的對象，最接近於貢獻社會的階段，無論學生畢業後繼續研究，或是立即就業，可以在四五年間，判斷結果，而欲此結果爲世人所嘉許，當以鼓勵學生從事科學與工學的研究，以期其參加直接生產之陣營，從事大量物質生產，有功於社會之發展與繁榮。故而學生集全幅精力，從事生產工具——機器——之設計與製造，以便利用此等機器，製造更多的物質產品，以供人類之消耗。然而人類固須藉物質以生活，物質生活却不是人類生活的全部。大學生日以繼夜的孜孜於物質的研究，幾乎忘却自己是兼有物質之外的某些質素的人類，對此等質素，不遑問、無暇想，更無論培養與陶冶。待其一旦偶有所覺，自問本身究爲何物？終日營營，所爲何來時，便不免茫然無以應，因而惶惑不寧，終至形成近年各國大學之暴亂情事。

大學生之惶惑無依的情形，不能不歸咎於大學教育中人性之忽視。當學生焦着於物質，功利，和社會地位的企求中時，再也無暇體驗人之所以爲人的真諦；無法領略除物質之外，人類獨有的精神享

受，而且受世風漸染，甚至對人類精神享受，予以卑視或譏諷。雖然如此，在人性尚未完全泯滅，人心尚未澈底麻痺之時，仍有些微的殘留，此殘留部分，被物慾壓抑至下意識層，雖不足喚起良知的覺醒，却不免時而蠢蠢欲動，才形成當前的困擾狀態。

## 二、目的之混淆

形成當前高等教育問題之另一原因，爲目的與工具的混淆，而且倒果爲因，將工具認成目的，反將原本的目的棄置不問。如賀欽斯所說，「目前每個教育系統都是工學（Technology），適合於工學者將在教育中獲得成就，而在學校中成績落後者即不能承接教育之工學者。所謂能力乃在迷宮中尋得途徑之謂。」<sup>①</sup>

將教育之工具當做目的，使教育措施必須配合工具，教育之內容如是，教師如是，學生亦不得不如是。賀欽斯云：「教育之工具不僅影響教育目的，且取而代之。例如靠考試以選擇學生、分班、升級、以至畢業，則從學生的立場看來，此種系統的目的，只有通過考試。其教育的內容，也必須是能夠考試的。於是訂定科目者，在有意無意之間，不顧學生所應學習的材料爲何，只求其爲能夠加以考試而已。此原則且適用教育之工學的各方面，教師與學生皆然，無論其聰明程度如何，若不能置入於此系統中，便必須離此而去。因此「教育系統」一詞，已是名詞之矛盾。教育目的不是人與系統的配合，而是發展人力。無可否認的，如果本無系統可言，各人在家庭中接受教育，則將成爲最原始的工藝，書籍與抄本都可做爲教育工具。然而盧梭的愛彌爾只有家庭教師而並未進入學校，洛克之某紳士爲

其子選擇師嫫，與教育系統中之執教者顯有不同的責任。師嫫所用的工具過於原始，過於靈活，不能決定此歷程的目的。」<sup>⑤</sup>

教育之被重視，且視為國家投資，賀欽斯以為乃近十年來命定的偏見，富強的國家或富裕的個人，以受教育為個人的權利。此種觀念之產生，原自於民主的觀點，以為各人皆有增進智慧的權力，以便增加就業的機會與收入的可能，於是教育便成為達到此目的的途徑。在國家說來，為求繁榮與強盛，教育亦為必經之路。然而此種觀點亦所來有自，一八六六至一八七〇年普法之戰，普人歸功於教師，由是興起西歐重視公衆教育之觀點，然亦僅限於少數政府與人民，至於公衆教育之廣泛地為各國政府與大多數人所重視，則是近年的事實。<sup>⑥</sup>

以教育為增進人類智慧的方法，並無錯誤，甚且可以斷言其正確性。然而二十世紀科學的發展，使人類一方面讚美科學的成就，一方面驚懼科學的破壞力。在這種矛盾的心情下，又重新回到教育上來，想從教育中得到答案。不幸的是在尋求答案中，誤入歧途，在科學之光的炫耀中，失去原要尋求的目標。如賀欽斯所說：「自中世迄於二十世紀，人類已發展到據有摧毀整個世界，並脫離地球而進入太空的力量，此為人類史上最重要的兩大成就。如果善於運用此等知識，則人類可進入於一光輝的新紀元，但若用之於愚蠢之途，也可能導致異常的災禍。大英百科全書曾召集一羣智者討論「工學秩序」(Technological Order)，以為工學變化迅速而巨大，將發生不可預料的後果，因而應有控制、管理、與指導的方法。在殫精竭慮、多方籌思之後，終於想到了教育。以為教育可以宰制工學，理

由是「如果我們夠聰明，我們就知道應該怎麼做，既然教育的目的在增進人類的智慧，那麼我們就應該受教育。」然而這種教育目的和當前的教育目的並不相合。當前的教育不是爲增進人類的智慧，而是要獲得財富與權力。這種教育系統的結果是只顧提高工學的發展，而不問社會的後果，和大英百科全書會議的期望恰恰背道而馳。」賀氏繼而說：「如果一個國家的文化目的與其教育目的不相符合，則其教育決不能成爲真正的教育。如果社會只求靠工學而得到繁榮與力量，其結果將如艾魯（Jaques Ellul）所說：

「教學必須有益於生活，今日的生活是工學，因而教學也應該除工學外無他物。：教育：將以製造技術人員爲旨歸，其結果，依當前實用的標準——個人必須依從技術團體的組織和需要——而言，受教者將只能成爲技術團體的一員而已。知識階級不復爲此等團體的範型，良心、或啓發心智精神者，甚至不再發生評判功能。他們將成爲工學之工具的僕役，成爲最符想像的依從者。教育也將不復爲啓迪人類之最高和最足鼓舞的奇遇，而是訓練依從和工業界有用的學徒。」●

使教育走入歧途，忽視教育目的而將教育當做工具，自有其原因在。蓋若以教育的真實目的爲目的，因教育而增進人類智慧，不免曠時失日，待教育之效果見諸於實際時，至少已在數十年後，當人類社會急劇演變之今日，誰有耐心等待？當世界各國期望其本身成爲先進國家之今日，誰能容其等待？何況抽象智慧的增加與否及增加的限度，必須靠某些具體的事實來衡量，則最易衡量而言之有據者，無如科學與工學之成就。於是將發展教育之重點工作置於發展科學與工學上，將科學與工學的發展

看成教育的成果，是必須予以體諒的苦衷，必須加以寬恕的誤失；教育措施的短視，是不應予以深咎的弱點，是功利主義無可逃避的惡果。

由於世界各國以發展科學與工學爲促進社會繁榮與增加國力的利器；於是製造大量的科學家與技術人員便成爲教育的責任，教育科學家與技術人員便成爲所謂之人的投資（investment in men）。如賀欽斯所說：「既然將投資用於事物，只能發現、變化、運輸、和銷售，使一向被重視的知識，產生了實際的結果，和原子知識導致出氫彈一樣。早期以爲教育使青年脫離勞工場所，以致減少了生產力並降低經濟的觀點，已成爲受教育或在學的時間越久，前途愈光明；一國中受教育的人數越多，國家便越富強的信念，以致教育引起世界各國的熱心和興趣。」<sup>①</sup>

藉教育以求經濟的成長將視人爲生產的工具，且將教人自以爲是生產的工具，強調工作，教學也以與工作有關者爲主。每一教育階段將以受教者所能擔任的工作爲名目，如果適於某一工作的人數過多，政治將發生動搖，而適足以阻礙經濟之成長。賀欽斯以爲此種措施不僅將人視爲生產工具不近人情，而且並無效果，因其耗費時間於職業教學上，結果却未教育出良好的生產工具，且因有害於政治情況而阻礙了經濟的成長。●賀氏之此種說法，或不免於杞憂。因就人的投資而言，應繼之以教育計劃，而在確切的教育計劃中，行將造就的人材，應於此一教育階段結束時，與所需要的工作人員數量大致相符，不應有供過於求的情事發生。然而賀氏所說的，却是當前教育中的事實。由於政治與社會之趨勢，當每一需要存在時，便有多數人趨之若鶩，而教育措施，既曾以某種工作人員爲號召，自不